

村里的月

军 用





八月的乡村

肖 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扉页、插图：高 燕

八月的乡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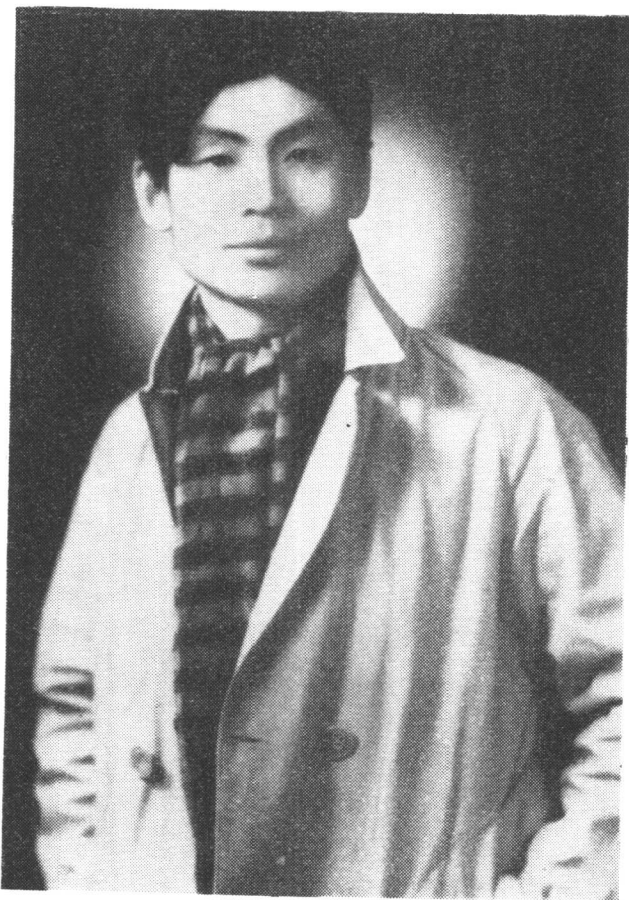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3}{8}$ 插页 9

195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53,501—93,500

书号 10019·217 定价 0.78 元



作者像 (1936年秋)

6.25.

前天在德若他夫婦來，我們談得很
愉快。我們計劃着明年（待拉馬克萊
三代子商）一同外出作些 徒步旅行
像卦爻人一樣唱歌，畫畫，舞蹈。
我的這計劃很興奮。

僅做一個人，這沒什麼稀奇，
因為這是人的本分。除用做人以外，
還要做人的功績（就是使人類向上）
這樣做的越多的人，他做了比千百
人还要多，這就是他的偉大！

在藝術品裡如果感性不能控制，
隨處浪費着，那它就要失却了藝術
的效果。藝術是鍊鍛感性的像一
枚箭一樣要集中觀賞者的心弦。
使他不能專避，也不能拔出。

作者手迹（1937年日记）

重 版 前 记

任何一种文艺作品，就其基本性质和职能来说，全属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或升华，这《八月的乡村》当然也没有例外——时代的反映而已。

正因为如此，趁这小说此次重版的机会，我要把于这小说出版前后有关的一些当时历史背景和情况的材料，附录几项在这里，为了使它本身能做为一份时代的文献、历史的见证而存在下去，谨作简略说明如下：

一、关于鲁迅先生为《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该小说自从一九三五年间在上海出版以后至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由鲁迅文化出版社重印版为止，中历十余年，尽管经过各家书店以各种形式版本出版过，但这一《序言》一直是和本书共存、共在的。

一九五四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由于该社所规定的“体例”关系，凡有这小说原来所属有的《序言》、《前记》、《后记》……之类，一律不能附载，否则碍难出版云云。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只好遵从该社的“体例”规定，同意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取消了，本书初版由作者所写的《书后》取消了；再版的《再版感言》取消了；《奴隶之爱》曲与词也取消了……。这一过程在一九五四年版本的《后记》中我已经说明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由于最近看到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萧红

选集》，其中《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与该书所作的《序言》全是存在的，这可能是出版社方面原来所规定的“体例”有所改变了？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对于《八月的乡村》作者本人的作品特别有此“体例”规定？今天在这里谨援引《萧红选集》的“体例”也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加入了本书的前面来。因为《生死场》是“奴隶社”所出版的“奴隶丛书”之三，《八月的乡村》是丛书之二，《丰收》是丛书之一。这三本书全由鲁迅先生给作了《序言》，这三个“奴隶”全是鲁迅先生的小学生，也全是鲁迅先生当年所爱护、教导和支持的青年作家。其中两个“奴隶”已经死去了若干年，只有最后我这一个“奴隶”还活着！因此希望这《序言》也能够并存在于原书上，也算是纪念先生的一点意义。

二、为了保存这小说当年出版的一些“史料”，把原来初版中的《书后》和《再版感言》也附在了这里。

三、为了“存真”，把一九五四年那篇《后记》也原样刊载于后。

四、在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未通知我这小说决定重版以前，偶然由香港寄来了一本在香港文教出版社重版的《八月的乡村》。从印文来看，这是从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翻印”出的。重版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定价港币五元。

这翻印本的内容我还没读过，究竟有多少错、落……的地方也不清楚，这里且不去谈它。只是这翻印本却肯于把鲁迅先生的《序言》给予刊载了，除此以外竟还把鲁迅先生批判狄克（张春桥）的那篇题名为《三月的租界》的文章，在《序言》之后也刊载了出来，这倒是很“便利”于读者的一个“创举”！

见到这版本，一时兴会，竟在扉页上还写下了两首诗，不揣

拙陋，附录于此，也是一点纪念余意。

题香港版《八月的乡村》并叙

这是香港重版本。此书在国内已久无踪迹，而香港尚能重版，感
题二律以志。

萧 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晨。

一

四四年前碧海滨①，勉从一笔写丹心：
三千里外家何在？亿万黎庶国待存。
热泪偷弹茫渺夜；秋风却立暮天云。
何堪重睹双双影②，余得虫沙劫后身。

二

无怨无尤亦不歌，南山有鸟北山罗③。
豪情逝逐托琴剑；觅句闲吟赋帛戈④。
七十古稀人未老⑤；桑榆迟暮任蹉跎⑥。
鸡虫失得一闲事，入眼云烟取次过。

五、由于看到了香港版《八月的乡村》把《三月的租界》作为

-
- ① 距今四十四年前，这小说在一九三四年秋末完成于青岛。
② 本书背页载有我和萧红合影一帧，系一九三五年春摄于上海“万氏照像馆”者。
③ 古逸诗：“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
④ “化干戈为玉帛”喻人、国之间均应和平相处为美。
⑤ 我虽年逾七十有一，而身体自许尚顽健似青壮年时也。
⑥ “桑榆迟暮”言晚年也。

附件附在了原书上，这样做，对于读者说来确是方便的。因为今天大家还想读一读这本小说的原因，据我的设想，多半是由于揭发张春桥的罪行时引证了鲁迅先生当时所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文章的缘故。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维护了《八月的乡村》当时出版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一针见血”地批判揭穿了张春桥以“假左真右”的面貌所写的企图为敌人缴械，向敌人献媚的文章真意所在。今天使读者们对照起这小说来，重新读一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可能是更有意义的吧。

以上是我在这《前记》中所要说的几件小事。

这次重版我又把小说的全文读了一遍，除开改正几个错、别字以外，其余均无所更动，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它已经是“不可更改”了，而是说：第一，它已经成为了“历史文献”，还是以“存真”为好；第二，我并不懊恼于自己“青年之作”在艺术上可能存在着粗糙、浅薄或幼稚的地方，因为它只能如此了。

最后在这里，我谨向凡属关心这本小说出版的广大热心读者、同志和新老朋友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附带声明一点：就是这小说初版的真实时日应该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而非八月。当时为了对付敌人，使他们有所“错觉”，施用了一个小小“策略”而已。即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就是俗语所说“先行交易，择吉开张”是矣。因为一些读者们由于查对了鲁迅先生《日记》中记载收到这小说的日期，与本书上标明“八月出版”日期不符，曾纷纷来信问我，兹解明于此。

萧 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夜记于北京银
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

序 言

爱伦堡(IIia Ehrenburg)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互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役。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件事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

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

三月的租界^①

鲁迅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②，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③——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④。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⑤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①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编入《且界亭杂文末编》。——萧军注，下同。

② “大连丸”是当时的日本船名。

③ 大连当时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霸占。

④ 《八月的乡村》是当时青年作家田军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内容系描写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全面侵入东北后，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在磐石一带和日军、伪满军所展开的武装斗争的史实和故事。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罪行。本书由鲁迅先生给予校改和作了《序言》，列为当时由“奴隶社”所出版的“奴隶丛书”之二。

⑤ “有人”，狄克（张春桥）所指的什么人呢？还不清楚。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①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②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③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

① 《大晚报》一九三二年创刊，系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所支持的报纸。副刊《火炬》由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编。《星期文坛》系该副刊所属的一种“专刊”的性质。是张春桥等所盘踞的主要发表文章的阵地。

② “吉须”，通译“基希”，德国报告文学家。“九·一八”东北事变后曾来过中国。

③ “希忒拉”，通译“希特勒”。

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目 次

| | |
|-------------------------|-----|
| 重版前记 | 1 |
| 鲁迅先生《序言》 | 1 |
| 《三月的租界》 | 1 |
| | |
| 《八月的乡村》本文 | 1 |
| | |
| 一九三五年初版《书后》(附录之一) | 181 |
| 一九三六年《再版感言》(附录之二) | 185 |
| 一九五四年版本《后记》(附录之三) | 187 |
| 《奴隶之爱》(歌词)(附录之四) | 191 |

一、流

在茂草间，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人可以听到蛙，虫子……诸多种的声音，起着无目的交组，和谐地随伴着黄昏，随伴着夜，广茫地爬行。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绵绵无尽的远山。太阳就是由那一面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老鸦叫出的声音，常常是不响亮，低哑，充饱着悠沉和倦怠。

桦木林是丛密的，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这是很挑皮的小东西，沿路生着的，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其间野藤的牙齿，更很容易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

这里的蚊虫，唱着集合的曲子——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瘖哑下去；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

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

小溪不大迂曲，伸长在谷底下，靠近路的右边，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至于蛙们呢？因了人们的经过，暂时会跳进水里去，或是爬

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随后它们会自由地再爬出来。

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们开火，所以步枪并不拘泥，任便每人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

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肋下，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

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小红脸摸出了小烟袋，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他想着：

“这是不行的呢，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

他底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底嘴里出现过了。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底嘴。当他底小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他快活、闲暇……一副充血的脸色，喝过烧酒般，红红地；瞳仁近乎黄金色，眼睑有些浮肿，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

他一只手并不舍开，还在摩挲着烟口袋，同时开始在思想：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让他吃一袋烟呢？枪声不已经没有了吗？——他侧开头，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瞄一瞄走在更前边的领队。——那人还是不松懈，没有思虑的样子走在前面——小红脸近乎失望了！他想还是不如做农民时候自由多了！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就是在手里提着犁杖柄手，也是一样哪，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地咬在嘴里呢！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小烟袋又凄默地捏在手里，抵近嘴巴边：

“我们该歇一歇了吧？”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

“小红脸同志说的对——我们全该赞成他。”

这是谁的声音呢？人们没有工夫去察看。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和不常说不常听的话。什么“同志”，什么“赞成”……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